









# 斯城西北

## 紅軍繼續楔入德陣地

### 莫次多克區戰事未絕

【路透社安特衛普十七日電】德軍在斯城西北，我軍佔領各處防禦，且於某些地段進行反攻。德軍在斯城西北，我軍佔領各處防禦，且於某些地段進行反攻。德軍在斯城西北，我軍佔領各處防禦，且於某些地段進行反攻。

## 兩個相反的改編

### 紅軍走向勝利 德軍走向崩潰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此間法蘭西報紙分析最近紅軍及德軍之改編，指出紅軍在精神及技術上之進步，已達至空前之程度。德軍之改編，則顯示其已陷入絕境。

## 沿海荷人遷離

### 荷王警告納粹將死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荷王威廉三世在倫敦發表廣播演說，警告納粹德國將面臨失敗。他呼籲荷蘭人民團結一致，抵抗侵略。

## 法蘭西人民的血

### 戈倫堡作

原文載「真理報」，係為紀念法蘭西被佔領的一百六十六名名義及紀念瓦爾米之役而作。文章描述了法蘭西人民在戰爭中的英勇表現和對自由的渴望。

## 對北非前途

### 亞歷山大訪敘利亞

【路透社開羅十七日電】此間對北非前途之分析，指出盟軍在北非之進展，將對地中海局勢產生重大影響。

## 瓜達爾納爾島

### 美軍力拒敵進攻

#### 廿四日中日艦損失十八艘

【路透社華盛頓十七日電】據美海軍部公報，瓜達爾納爾島之海戰，盟軍取得重大勝利。敵方損失多艘艦艇，我軍則毫髮未損。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西非戰雲密布

### 美軍抵比利亞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 美軍抵比利亞

### 維希否認達喀爾有戰事

【路透社倫敦十七日電】據維希消息，盟軍已抵達比利亞。維希政府否認達喀爾有戰事，並表示將保持中立。



魯迅先生  
逝世六週年祭

今天是我们哀悼的日子，魯迅先生就在六年前在这个天永別了我們。現在，先生的墓地還在敵佔區的上海，已經幾年了，我們都不能親往致祭，以釋懷念和遺憤於萬一。言之殊痛！

這六年来，我們堅持着戰鬥，堅持着爲我們民族的獨立自由的戰鬥——這是先生生前沒有一天不在呼喊著，工作着和領導着的事業。今天當紀念先生的時候，我們已有更確定的勝利把握，這是我們可以告慰於先生的。

論「費厄潑賴」應該緩行（特載）

魯迅遺著

「語絲」五七期上語堂先生曾經講起『費厄癡論』(Fighting the Fair)，以為此種精神在中國最不易得，我們只好努力鼓勵；又講了『打落水狗』，即這字的意思，『費厄癡論』的意義，我不懂英文，因此也不明這字的函義究竟怎樣，如果不『打落水狗』也即這種精神之一體，則我却很想有所議論。但題目上直書『打落水狗』者，乃為迴避觸目起見，則並不一定要在頭上強裝『義角』之意。總而言之，不過說是『落水狗』未始不可打，或者簡直應該打而已。

今之論者，常將「打死老虎」與「打落水狗」相提並論，以爲都近於卑怯。我以爲「打死老虎」者，裝怯作勇，頗含滑稽，雖然不免有卑怯之嫌，却也得令人心可受。至於「打落水狗」，則並不如此簡單，當看牠之怎樣，以及如何落水而定。考落水原因，大概可有三種：（一）狗自己失足落水者，（二）別人打落者，（三）親自打落者。倘遇前二種，便即附和去打，自然過於無聊，或者竟近於卑怯。但若是第三種落水，親手打落水狗，則雖日打百次中從

二 論「落水狗」有三種，大都在可打之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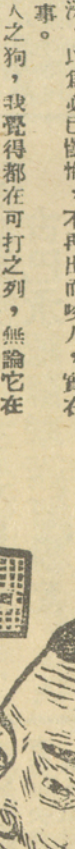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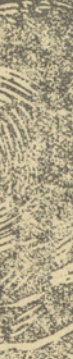
記成了民國，大家不應該再修舊怨了。但等到二次革命失敗後，王金發卻被袁世凱走狗橫決了，與有力的是他所殺滅的殺過秋瑾的謀主。

這人現在也已「終結正義」了，但在那裏繼續發出沒落的還是這一流人，所以秋瑾的故鄉也還革那樣的故鄉，年復一年，絲毫沒有長進。從這一點看起來，生髮在中國模範的名城裏的楊杏佛女士和陳西滢先生，真是爲中國憤慨。

洪福齊天。

而痛打之，似乎也非已甚，不得與前二事同論。

聽說剛勇的拳師，決不再打那已經倒地的敵手，這實是使我們奉爲楷模。但我以爲尚須加一小事，即敵手也須是剛勇的鬥士，一敗之後，或自愧自悔而不再來，或尚須整皇地來相報復，那當然都無不可。而於狗，却不能引此爲例，與對等的敵手齊觀，因爲無論它怎樣狂嘯，其實並不解什麼「道義」；況且狗是能浮水的，一定仍要爬到岸上，倘不注意，它先就養身一搖，將水點洒得人們一身一臉，於是灰清皂白逃走了。但後來性情還是如此。老實人將



倒豈中國的特產，在萬國賽狗會裏常常得到金牌，「大不列顛百科全書」的狗照相上，就很有幾匹是咱們中國的叭兒狗。這也是一種國光。但是，狗和貓不是仇麼？牠却雖然愛狗，又很愛貓，折中、公允、調和、平正之狀可掬，悠悠然擺出個無不偏激，惟獨自己得了「中庸」之道似的臉來。因此也就爲國人所公認、太公認、少姐們所鍾愛，極子綿綿不絕。它的事業，只是以伶俐的皮毛獲得貴人發賞，或者中外的娘兒們上檯的時候，頸子上拴了細鍊

五

紀念中心新與木刻運動導師魯迅先生  
和左翼美聯聯諸同志！

論書台人物不諧與「落水狗」相見並論

這些惡魔先打它落水，又從而打之；如果牠自己鑽入水，其實也不妨又從而打之，但若是自己過於要好，自然打亦不可，然而也不必爲之嘆息。叭兒狗如可寬容，別的狗也大可不必打之，因爲牠們雖然勝負易別，但究竟還有些稟賦，帶着野性，不至於如此躊躇。

以上是順便說及的話，似乎和本題沒有大關係。

論不「打落水狗」是誤人子弟的

總之，落水狗的是否該打，第一是在看牠爬上岸了之後的態度。

狗性總不大會改變的，假使一萬年之後，或者也許要和現在不同，但我現在要說的是現在。如果以爲落水狗之後，十分可憐，則害人的動物，可憐者正多，便是瘋狗病狗，雖然生猛得快，那性格却何等地老實，然而醫生是決不肯放過牠的。

現在的官僚和土紳士或洋紳士，只要不合自利的，便免大錯就又有二：一是誤將場台人物和落水狗所觀，二是不辨場台人物又有好有壞，於是觀同一律，結果反成爲纒綿。即以現在而論，因爲政局的不安定，就是乞兒復伙，而輪，城人靠靠冰山，燕行無忌，一旦失足，忽而起復，而曾經親見，或親受其喧嘩的老實人，乃忽以「落水狗」視之，不但打，甚至於還有哀矜之意。自以爲落水狗已停，快罷道了正在我這裏。殊不知牠何嘗只是落水，與論是早已選好了的，食料是早已備足了，並且都在租界裏。雖免

是赤化，是共黨；民國九年以前稍不同，先是說陳黨，後來說黨黨，甚至於到官廳去告密，一面固然在保全自己己的尊榮，但也未始沒有那時所謂「以人血而紅在保全自己己的尊榮」的萌芽。於是，一羣臭架子的紳士們，便立刻呈報於軍府，將小盤盤在頭頂上的，革命黨，一派新氣，紳士們先前所深惡痛絕的氣味，「文明」得可以；說

引有時似乎受傷，其實並不是，至多不過是假裝跛腳，聊引起人們的憐隱之心，可以從容避匿罷了。他日復來，那就交老實人開手，「投石下井」，無所不為，尋起原因來，是說份部就正因為老實人不「打落水狗」之故。所以，要是一部份苛刻一點，也就是自家掘坑自家跳，怨天尤人，全是錯誤的。

六 論現在還不能一味「費厄」

答托洛斯基派的信 (特載)

「竊」法。雖然人們未必肯拜，但我還可以言之成理。士紳士或洋紳士不是常常說：中國自有特別國情，外國的等自由等等，不能適用麼？我以為這「費厄證額」也是「天一」。否則，他對你不「費厄」，你於對他不去「費厄」，結果總是自己吃虧，不但要「費厄」而不可得，並且還要「費厄」而亦不可得。所以要「費厄」，最好是首先看對手，倘是些不配承受「費厄」的，大可以老實不客氣，待到牠也「費厄」了，然後再與牠講「費厄」不遲。這似乎很有主張「二重道德」之嫌，但是出於不得已，因萬端不如許，中國將不能有較好的路。中國現在有許多二重道德，主與奴，男與女，都有不同的道德，縱沒有割兔太猛，太早，正如紳士們之所謂出平平等並非不好，

陳先生：  
先生的來信及惠寄的「鬥爭」、「火花」等刊物，我都收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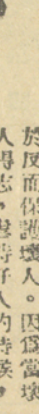
總結先生來信的意思，大概有兩點，一是罵斯大林先生們是官僚，再一是罵毛澤東先生們的「各派演說一致抗日」的主張為出賣革命。這很使我「糊塗」起來了。因為斯大林先生們的蘇聯埃社會主義和國際理在世界上的任何方面的成功，不就說明了洛洛茨基先生的被逐，與消，落伍，以致「不得不」與敵人金錢的戰景的理論」確比毛澤東先生們高得多，豈但得多，簡直一在天上，一是在地下。但高超固然是可敬的，無奈這高超又恰恰為日本侵略者所歡迎，則這高超仍不免要飛天上掉下來，掉到地上就不乾淨的地方去。因為你們高超的理論為日本所歡迎，我看了你們印出的很整齊的刊物，就不禁為你們捏一把汗，在大眾面前，倘若有人做一個攻擊你們的謠，說日人出錢叫你們辦報，你們是自已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

將不受中國大眾所歡迎，你們的所為有背於中國人現在的話，遠遠做這一點。

最後，我倒感到一點不舒服，就是你們忽然寄信寄書給我，不是沒有原因的。那就因為我的某幾個「朋友」曾指我是什麼什麼的原故。但我，即使怎樣不行，自覺和你們總是相離很遠的罷。那切切實實，足踏在地上，為着現在中國人的生存而流血奮鬥者，我得以為同志，是自已為光榮的。要請你原諒，因為三日之期已過，你

「精神」，我以為至少須依所謂「落水狗」者帶有人氣之。但現在在自然也非絕不可行，就是，有如上文所說：要清對手。而且還要等等差，即「費尼」必視對手之如何施，無論其怎樣落水，爲人也則暫之，爲狗也則不管之爲落水狗也則打之。一言以蔽之：「黨同伐異」而已矣。滿心「義理」而滿口「公理」的紳士們的名實置且置之而不議之初，即使誠心人所大叫的公理，在現今的中國可憐麼？現在的流氓，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塗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却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可憐麼？現在的流氓，當與革命前西伯利亞的當年風味不同，因爲那時怕連塗一片麵包的人也沒有；但心境又當不同，這却因了現在蘇聯的成功。事實勝於雄辯，竟不料現在就來了如此無情面的諷刺的。其次，你們的」

魯迅 九月九日  
（選自『全集』第六卷，五八五——五八八頁，「且介亭雜文末編」）



也還不能救助好人，甚至於反而保護壞人。因為當壞人得志，虐待好人的時候，即使有人大叫公理，他決不聽從，叫喊僅止於叫喊，好人仍然受害。然而偶有一時，好人或稍稍崛起，則壞人本該落水了，可是，真心的公理者又，勿復「呀」，「兩袖隨，使他們各得其所。我以為這確是極好的事。倘能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過，手段的，更劇了。只在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

善疾如仇」呢？人們却不說一句話。假使這夜光明和黑暗還不能作澈底的戰鬥，老實人諷將縱然當做寬容的，一味姑息下去，則現在似的混沌狀態，是可以無窮無盡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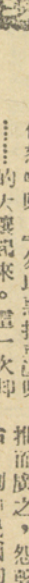
### 七 論「卽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中國人或信中醫或信西醫，現在較大的城市中往往並有

或者要照我上文所言，會激起新舊、或什學使惡感更深，或相持更烈。但我敢斷言，改革者的毒害，向來就並未放過，手段的，更劇了。只在改革者却還在睡夢裏，總是吃

之故。但這「費厄」却又變成弱點，反而給入章士釗的「遺澤」保護。

### 八 結束



想」呀，勿以惡抗惡」呀……的大嚷起來。這一次打發生實效，並非空嚷了：好人正以爲然，而壞人於是得救。而他得救之後，無非以爲佔了便宜，何嘗改悔；並且因爲是早已發就三篇，又善於鑽謀的，所以不多時，也就依然聲勢赫奕，作惡又推而廣之，想罷一定還要多得多，或者天下竟可以臻於淨治。例如民國的通報是羈絆，但若有入以爲不對的，就隨便調適。民國的法律是沒有管轄的，倘有人以爲國刑好，則這人犯罪時就特別打屁股。跪監飯菜，是爲今而設的，有願爲僑人民以前之民者，就請他吃生肉；再過幾年，開茅屋，將在大宅子裏仰慕黨，拜時高士都拉出來，給住在那裏面；反對物質文明的，自然更應該不使他御免坐汽車。這樣一來，眞所謂「求仁得仁又何怨」，我們的耳根也可以稍稍淨些吧。

國也總並沒有改革，自此以後，是應該改換機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日)

楊杏佛和陳西澧(即陳凱)教授代評論「派的主角」。都是當時用(北洋軍閥)的代言人和爪牙，後勢力得勢，又活動於南方。這種人在

張譯作

如先前一樣。這時候，公理論者自然又要大叫，但這回他却聽不進了。

但是，「疾惡太嚴」，「操之太急」，漢的清流和明的東林，却正這一點何如，論者也常常這樣告誡他們。殊不知那一面，何嘗不「」？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尼」氣味。

但可惜太眾總不肯這樣辦，偏要以己律人，所以天下就多事。」費尼便罷，尤其有流弊，甚至於可以變成弱點，反給惡勢力佔便宜。例如劉白昭說：『女師學生，「現代評論」上連屁也不放，一到女師大挨食，便四圍攪動女大學生佔據校舍，却道：「要是她們不肯走便怎樣呢？你們總不好意思用強力把她們的東西搬走了吧？」』酸而且拉，而且撒，是有劉白昭的先例的，何以這一回獨獨「不好意思」？這就因為給他嗅到了女師大這一面有些「費尼」氣味。

他們的特字，顯然是中國北洋軍閥名詞有。

軍士劉（孤樹），段祺瑞（北洋第四「教育總長」，即今教育部長），「教育總長」在「五四」的時候，抵就依附着他。在「五四」的時候，後來一直是黑暗反動勢力的運動，「選自『全集』第一卷，二四六頁，「墳」。

# 我們的話

——爲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

中央印刷廠文藝小組

邊區的文藝界幾年來在這方面都是作了一些什麼呢？在今年向這位先導舉行祭禮的時候，我們向延安的文藝界誠摯的提議，那就是依着魯迅先生的一切爲黨業的精神，步着今天整風的精神，來深刻的檢討一下幾年來的黨業文藝工作罷。我們相信着，這對於延安的文藝界會有好處，對於我們這些初學者將會更有好處。

學習文件的過程中，它使得延者來進行思索，它應該很快的論中得到一個正確的結論和古

全知道，在過去像我們這樣讀書機會少，今天，我們愛好在學習着文藝，我們自己是在幸福是誰給予我們的。當然，方面是感到非常愉快。但

我們這一羣文藝的愛好者，對於魯迅先生是既談不到研究，也談不到什麼了解的。可是我們讀他的東西實在讀得太少了。因為我們都是深深地愛着他的心。每一年，當臨近十月的時候，我們的心情是緊張和沉痛的，我們感到必須用一種行動來紀念這位死去的親近的老人。過去三年，我們都用自己的手書了自己的文章，把它們寄給魯迅先生的兒子，這也是我們三隻狗所發出的「宣言」，這也是魯迅先生對

我們的親切；那大概是由於他在活著的時候真正的愛過我們的階級我們的弟兄的緣故。

誰都知道，先生是不會度過像我們這樣自由的生活的人。他長年的疲憊痛苦，可能是他即能在各種各樣的環境下與黨業保持着最廣泛的聯繫，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想這些和魯迅的關係：

四年來，我們印刷版文藝小組是得到過純安作家們的一些幫助，可是在我們覺得這些幫助是沒有計劃的和沒有系統的，因此非常不具體和不經常。因此，對我們也就不能夠經常的有什麼更大和更大的益處了。我們更深的感覺到這決不是一個作家或幾個作家的問題（那是要死他們的是無濟於事的），它應該是一個關係到一個運動方針的問題之一，也是一個新

為自己的幼稚而灰心，正相若着，在許多努力之下，我們是有着希望的，也許作家們的幫助和指導已的，在這裏，我們也願意向今後的農村、在部隊中一切愛好的青年一齊；那就是堅定你的信心是真正的好，只要你真是真正的好，那就是一定會得到你應得的成績！

成軍報到紀念會的會場上去做發。我們的文章變的是非常幼稚，但我們這樣才有能力對得起先生。

我們既盡了義務，又感到對我們是這樣重要，於是為什麼又感到對我們是這樣重要？

我時出一種弱點：我總是把這面旗弄到出這些，這裏就什麼也不想到苦區。這是目前的，這裏就是不能自立的方。作家上雖然羣家不但不受任何限制，而且由於羣家急切的需要幫助的條件，也受到歡迎。既然有那麼好的條件，

文藝復興的正臨關頭問題之一。作家與羣家的正確關係的問題之一。文藝復興而向大衆，作家應更羣家化和工業化，這是老早就有了的方向。可是更面向羣家和更羣化的辦法以及內容是難以明瞭的，因之各人就走各人的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在

自己的力量單薄，需要作家的要求吧！我們深信在魯迅先生成長起來的任何作家，他們都絕心底誠懇的請求。



紀念中興新興木刻運動導師魯迅先生  
和左翼美聯殉難諸同志！

我們的話

一爲了紀念魯迅先生逝世六周年

中央印刷廠文藝小組

我們這一窩文藝的愛好者，對於魯迅先生是既談不到研究，也談不到什麼了解的，因為我們讀他的東西實在讀得太少了。可是我們却都是深深地愛着他。每一年當臨近十月的時候，我們的心情是緊張和沉痛的，我們感到必須用一種行動來紀念這位死去的親近的老人。過去三年，我們車厘用自己的手排了自己的文章，把牠印成單張到紀念會的會場上去發售，有我們的文章或者是非常動聽！但我們相信是有着熱烈的心的——我們覺着只有這樣你才能夠得到起生來。

我們既無從沒有親身受過先生此席路與相識，但是為什麼又感到他對我們是這樣的親近呢？那大概是由於他在活着的時候真正的愛過我們，他的階級我們的弟兄的緣故。

誰都知道，先生是不會太過像我們這樣自由的生活的人。他長年的被巡邏着，可是他卻能在各種各樣的壓迫下而與黨保持着廣泛的聯繫；這是什麼原因呢？我們只能找出一種解答：那就是他是真正愛着黨，時時刻刻為黨工作和着想的人。

遇到這些，我們就不能不想到落區。這真是自由的，這裏是黨自己的地方，作家上接近黨不但不會受到任何限制，而且出於黨急切的需要幫助，作家會對其受到歡迎。既然有著無窮好的條件，那麼這些作家們為什麼還覺得苦悶呢？

四年前，我們印刷廠文藝小組是得到過延安作家們的一些幫助。可是在我們覺得這些幫助是沒有計劃的和沒有步驟的，因此就不具備和不經常。因此，對我們也就不能夠經常的有什麼更多更大的益處了。我們更深刻的感覺到這決不是一個作家或幾個作家的問題（就是說死他們仍是無濟於事的），它應該是一個關係到新文藝運動方向整體的問題之一，也是一個作家與黨業的正確關係的問題之一。

文藝總應面向大衆，作家應該更羣衆化和工農化，這是老早就有了的方向。可是更面向黨業和其變化化的辦法以及內容是並不明確的，因之各人就走着各自的道路。我們認為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在這方面，我們印刷廠文藝小組是得到過自己兄弟的幼稚而灰心，正相反，在許多作家們的幫助和指導下的刻苦努力下，我們是有着希望的。在這裏，我們也願意向全在農村、在部隊中一切愛好黨的進一言：那就是堅定你的信心去真正的好好，只要你是真正真正真的愛好，多麼快就有一些自己的力量單獨，需要作家來就一定能夠到你附近的成績；你自己的力量單獨，需要作家來就一定要起來！我們深信在魯迅先生已經提出來的任何作家，……總能徹底鞏固的請求。